

红颜虽已逝 真情留人间

诗人与情人

著名青年诗人江心与菲儿百封情书写真

●江心/菲儿

·如果我先死了，
你还会认认真真的想我
……然后，你会在死时
见到我来接你。

菲儿
1999年6月9日

·我渴望有一
爱，是肉体与灵魂
同时抵达。

菲儿
1999年6月9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人与情人/江心, 菲儿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12

ISBN 7 - 80120 - 378 - X

I. 诗… II. ①江… ②菲… III. 书信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457 号

诗人与情人

著 者 江 心 菲 儿

责任编辑 田晓昕

责任校对 田晓昕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ISBN 7 - 80120 - 378 - X/I·60

定价: 19.80 元

前 言

情书是一种传递爱情的信物，它属于人生的绝对隐私，许多人都像保护生命一样终生珍藏着它，以免被窥视或曝光，除非在巨大变故的情况下，当事人才会将它公诸于众。

著名青年诗人江心与情人菲儿的四年百余封情书，由于菲儿的不幸逝世，促使他忍痛将其献出公开出版。我们可以从这一封封才华横溢的情书中看到两颗至爱的灵魂碰撞出的无数震撼人心灵的火花。它对活着的人或正在相爱的人们无疑会是一种启迪：珍惜生活，珍惜你的爱……

出于对菲儿小姐的缅怀与尊重，按照江心先生的意愿，所有情书一概保持其原貌，未做任何删改移植，并按通信时间顺序编排而成。这更会让读者从一个完全真实的角度去窥视一对情人的灵魂对接的全部过程。

还得从头说起

1996年我认识菲儿的那一天，她正从她家乡小镇那个最大机构的楼梯上气喘吁吁地走上来。在早晨并不清晰的光线里，我看见她穿着红色的碎花棉袄，是自家手工缝制的那种，简便而又得体。围巾是白色的，在脖颈上反复环绕着，可以想象出它的长度来，且一张小脸在烘托中显得十分娇嫩和好看，仿佛她是一束花开放在我面前。她未语先笑，两颗稚气的虎牙正好在唇角边露出，清纯中有一种调皮的芒刺挑衅而来。不言而喻，她也是被圈来参加文学作品讨论会的作者之一。

讨论会伊始，我发现菲儿就坐在那条长桌的我的对面。我想这个位置是她蓄意地选择，为了让我看清她也为了让她看清我，她没有像别的女孩儿那样把自己藏在了许多人的背后。菲儿是勇敢的，菲儿的目光也勇敢得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些紧张起来，让我面对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面对陌生面孔中已经不再陌生她的面孔，显得语无伦次，一颗心似乎也已经超越了窗外偶或还飘着几瓣雪花的初春季节。

讨论会的间歇，我们不约而同地谁也没有离开原来的位置，依旧隔着伸手就能相触的那条长桌，隔着水杯和烟灰缸等在这个时候已经并不重要的一些物质细节，我们的对话在一片嘈杂声中竟然显得十分安静。与其说对话，还不如说我在听她娓娓地倾诉，听她在很短的时间内想要表达出一份并不很短的心情。当她为自己说出

的话而深深感动的时候，一双大而美丽的眼睛终于有些潮湿了。并且涟漪，向我淹没而来。

后来讨论会结束了，我就离开了菲儿和菲儿的小镇。就像所有故事的发生发展一样，离开只是情节需要上交待的一笔，需要拉开人物，也需要拉开时空，然后再续上绵绵的文字。

所以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江心

1999年10月15日

并非最后的话

1999年，对我来说，那个日子是黑色的。尽管早晨的太阳照常升起，并且驱散了所有醒来的人的梦，但菲儿的梦没有醒来。此时的菲儿正在漆黑的隧道里向一个光明的出口飞出自己。

我不知道那条现代化高速公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隐形的杀手。

其实她刚刚从我的身边离去。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静静地像两只瓷质的水杯，用水的纯净和不断接续的温度来对话。我们将纯净视为相爱的品格，谁也没有使杯子倾斜，或随便浪费一滴。

我不知道那辆客车的速度会缩短一个花季里一朵花的生命。

其实她刚刚回到自己家里。她的心还没有从我的身边离去，她是把心留下来把身体带回家的。为了让一颗留下来的心，在每个白天或每个夜晚继续与我交谈下去，继续用爱的文字和文字里的爱去走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她正在写她并不知道我也并不知道最后一封信。

我不知道那片钢铁废墟的风景竟会使两个人的梦幻变为永恒。

菲儿实现了她梦幻中的诺言。她怕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想我，就先走了。她把我留在这个世界上，是让我想她。她给我留下太多爱的文字和爱的生命密码，我每天都在漫长的翻阅和想象中破译着，每一封信捧在手里

都炙手可热，就像她刚刚寄给我，就像我刚刚拆开来。

所以我怀疑那件不该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只不过菲儿把自己藏在了文字的背后，藏在了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空的背后，和我开了一个爱的玩笑而已。

江心

1999年10月18日

目 录

- 前 言 (1)
还得从头说起 江心 (2)
并非最后的话 江心 (4)

1996 年——第一次握手 (1)

你——

也许只是我心中的一个春天，
也许只是春天中的一个童话，
也许只是童话中堆放的一个雪人，
也许，没有也许……

江心

1996 年 3 月 28 日

1997 年——无际的爱情线 (41)

我的手，
多么地想抚摸你的头发，
期待着穿越它们时辉煌的一刻。
这愿望由来已久，
这愿望仅此而已。

菲儿

1997 年 1 月 23 日

既然我们最初的相逢是由于文字，
最后的结果也只能剩下文字。

菲儿

1997年4月3日

1998年——梦幻中的情书 (139)

在这个冬天里，我们只有温暖的文字了。是它们把我们抽象出来，然后向心灵抵达。感谢里程的两端，还有这样心灵的驿站，让邮戳深深地踏进梦里，醒来又是一个初雪后的晴天。

想念的温馨，有时候就是怀抱里的一只手炉。

江心

1998年1月19日

1999年——灵魂如风 (211)

我们只不过是隔着身体交谈太久了。

我们既相信语言的魅力，又怕这种语言魅力的失去。

爱是异性间带有欲望冲动的感情，我们每天无数次地用语言惩罚自己的灵魂，甚至拷问得炉火纯青.....

我们活在炼狱中，既对得起地
狱，也对得起天堂。

江心

1999年4月25日

是不是你既想见到我又怕见到我，
甚至你怕伴随生命的怒放而导致灵魂
的堕落。

灵魂如风。

那么肉体就是风吹过的泥土。

江心

1999年4月25日

1999年6月9日——最后一封情书 (271)

我渴望有一种爱，
是肉体与灵魂的同时抵达。

菲儿

1999年6月9日

如果我先死了，你还会认认真真的
地想我，或者把我们的故事讲给另一
个女孩听……然后，你会在死时见到
我来接你。

菲儿

1999年6月9日

1996 年

——第一次握手

你——

也许只是我心中的一个春天，
也许只是春天中的一个童话，
也许只是童话中堆放的一个雪人，
也许，没有也许……

江心

1996 年 3 月 28 日

江心老师：

写上您的名字才觉得真实。那场被酒精浸泡过的相逢并非一场梦。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群中，您的朴素无华更显得风采出众。而说那些话都无非为了证明我的光芒，希望您能注意到一个谦卑的孩子一直在这小镇上生长，她并没因环境的束缚忽略高楼切割后的蓝天和银灰色的大云朵，也并没因为没有合适的谈话对象而放弃心灵的倾诉。

而今，这倾诉终于找到了可容纳、可理解的对象。也许我只不过是您见过的“写手记的女孩儿”中最平凡的一个，但是我想您不会因此而忽略我。在那天，寥寥数语已展现了您全部的风格：一如您伸过来相握的手掌——特别的宽厚，特别的温暖。

许多微妙的感觉从心头掠过，无法说明。

这几天我一直沉浸在与您相逢的喜悦中。我说“相逢”，而非“相识”，因为在这以前我已积蓄了很多能量，终于取得了与您谈话的资格，而您，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数次，最后我们终于能够用同一语言交谈了。

为此，我非常喜欢《廊桥遗梦》中的一句话：

“现在很清楚，我向你走去，你向我走来已经很久很久了。”

但是您阅历太深了，思想太深了，痛苦太深了，我宁愿是个浅薄的孩子，无视您的无奈和厌倦。“戴着镣铐跳舞”，只有我们这几个“小家伙”才能洞悉您平静面孔背后深深的失望。

我也不愿意用“共鸣”二字来形容看您文章后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宁肯说自己写过的东西，体验过的某种情感是狗屎！就像您在《午夜12点》中写的那样。

您的风格完全变了，也许您找到了最能表达好内心的方式。我很清楚，在我们的骨子里，都有种“逆反心理”，也只有这个，才能创新，才能不断地摒弃陈旧自我。寻找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往往也会被方式左右。

看《有位诗人》吃熏鸡那个细节，我是眼中带泪。我真想走向那个时代冲您微笑，帮您缠好受伤的手指，看您田野上孤孑孑的身影，和您分享那只熏鸡，但是这一切都流过去了，留在纸面的是生为男人的沉重、尴尬、成熟和责任。

重要的是人本身，而那些东西只是他的副产品。“在艺术上，人的因素是一切。”所以我看您的书，主要是想了解文字背后的您。

每一次写完东西我都会沾沾自喜一段时间，觉得自己还行。可后来感觉迟钝了，麻木了，没有灵感了，我又骂自己，觉得我再也不会写了，再也写不出来了。直到感觉再次被触动，不写不行，不写对良心是个折磨，只有写出来才能摆脱它。我只喜欢自己一蹴而就的作品，不愿意几经删改，那样就失去了原汁原味了。

现在我又好长时间不写了，又觉得自己啥也不是，再也不会写了。而重新提笔，对我来说，是一次尝试：“每一回都是重新来过的一回，他做的时候决不想从前做的成绩。他过去证明过上千回，现在都不能算数。现在他又来证明了。”

把以前的稿子寄给您，我不敢担保还能不能写，但却敢担保再写会比以前写的稍好一点儿。

本来不想写信，因为我心里在这段时间从未停止过与您的谈话，但是又怕您淡忘了，所以只得勉强用一些文字，提醒您我的存在。

用一封信化一份缘。希望能保持联系。

感谢上天让我来到这世界，并且与您相逢，知道我并不孤独。感谢上天让我们在同一块天空下呼吸。“活着。不断地追逐，感觉它已接近而抬眼是那么远离。”

菲儿

1996年3.21

菲儿：

尽管我已到了一个不易被感动的年龄阶段，但我还是被你信中倾诉的文字所深深感动了。一个真正的穴居动物，偶或被一掠而过的阳光灿烂一次，他在潜在的意识里，真有点感谢黑暗的漫长所赋予他的生活了。

小镇在我相逆的行踪里又一次拉开时空的距离之后，我的心又在原来的位置上悬起来，并且孤独了。真的说不清是亲切后的失落，还是失落后的亲切，反正我记住了小镇之行的那一天，也记住了那么多人中特别的你。生活的漠然和广大，整个背景的灰色和单一，谁能像春天一样透视出来，并给人以春天的气息，谁就是《雨巷》中的那株丁香，款款地来了，款款地给人留下了忧郁。

我想我是一个始终在文字中寻找感觉的人，文字的灵性常常把我带到生命的边缘地带，面对一片陌生的天空，面对一片宗教似的蓝，我的跌落和飞升，或者是一株轰然倒塌的乔木，或者是一羽青云直上的鸿毛，但真正快乐的一瞬，只能是足下令人心跳的危险。一个没有倾斜和角度的人，他的思想可能是块好的钢铁，但绝不会有刃。

这么多年，我就这样活在一个平静的表面之下，就

像你见到我的平静，一个不会发出声音的人，却经常在自己的黑暗中，用自己痛苦的血液染红思想的花朵，反过来又在开放的光芒里照耀自己。那一天，你见到我的平静，甚或说那一天你见到我的情景，只不过是许多年中仅仅其中的一天。其实我真的不喜欢许多人在一起的场面，也不喜欢清澈的酒文化被弄得污浊的那种感觉，好在你用那么好听的声音为我也为你自己朗诵了一首写得那么好的诗，真的注入了我的心灵，直至今日还足够品味。

我已经沧桑了许多年，但我还不是一个历经沧桑的人。一路走来失落得太多了，我又不得不拣拾太多的失落；也许文化动物是这个世界上最怯懦的动物了，他在自己巢穴的黑暗之中，只有借助回忆的光明才能点亮自己的心灵，点亮昨天断断续续的旧梦。而我又深深地知道，昨天不但是时间的历史，更是梦的花朵凋谢芬芳的历史，即使喃喃的诉说和轻轻的呼唤都不会回来了，青青的木栅栏已经斑驳了，剩下的，也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色彩。

也许我不是太深了，而是太沉了。我的年龄里曾经有过你的年龄，你的年龄里还不曾经历过我的年龄。如此你就能多么轻松地说出你自己，你的感觉也就像春天的野草一样，适时的侵略每一块有泥土的地方；而我说出自己又多么艰难和晦涩，像一截布满创伤的树桩，斜逸出鲜嫩的枝条，又多么迟缓。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春之初的季节里，我们都找到了相互阅读的感觉；尽管我的书页已经发黄，但用一种怀旧的方式去读，也不失为一种亲切。

人生的有些相遇就是缘分，因为世界太大了，大得

无法用脚步去丈量。何况许许多多的人又是擦肩而过的人，所以我们还要感谢文字，至少这帮纷纭的家伙在冥冥之中已经做了一种到达的铺垫。凡是缘分我都会珍惜的。结缘的那个瞬间，人的灵性都在闪耀，像闪电之手撕裂灰暗的天空，我们看到上帝都在微笑。作为有限的生命载体，我们载不动太长的岁月，莅临岁月的风中，追溯过去和遥想未来，都会让人在落日的昏黄中感到无限忧伤。

好在我从小镇回来，已经深深记住了小镇，记住了小镇天空下的你，还有让我找到了什么又怕失去的感觉。也许只是我心中的一个春天，也许只是春天中的一个童话，也许只是童话中堆放的一个雪人，也许没有也许。

但愿我们还有许多见面的日子，没有那么多人，不喝酒，只有跨越时空的诉说。

安祺

江心

1996.3.28

江心老师：

又是阴天，却走不回那个相似的日子，也无法与记忆中的您再攀谈一次，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答案。这几天，我一直沉浸在被关注的喜悦之中，因为那封信，让我焕发光彩，心里有一小团火焰烧着，我微笑，却不愿意轻易吐露。尽管我的同事都已知道您的名字，我在情不自禁中常常给她们念一段《青》中的文字，但是我不愿意让您的名字随便被人提起，在很多人眼里，您的文字不过是一种“语言的色彩”。但对于我，则不是。

因为您知道“不是”，所以才给我写了信。

那天收到信的上午我就有所预感，或者是希望，希望有一封印有你的地址字样的信。下午正准备披件破棉袄趴在桌上睡一觉，它就来了。它真是个小天使！

“这一段日子，我一直沉浸在行云流水般倾泻、流淌的思想中，有时是诗人的娓娓诉说，有时是自己被激活了的语言在不停地倾述。不是因为他思想结晶不期而遇的折射，而是想到这个纯文学的灵魂在我不远的地方呼吸、行走，他的眼睛从未停止过寻觅，他的大脑从未放弃过思考，他的精神从未被名利所污染，他的本性从未被世俗所动摇，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不容易。那个灰暗、狭小的城市并没有阻碍他洞悉世事的目光，这一切都让我由衷地感动。”我在本上写下这段话时，还没有收到您的信。

我可不想为您歌功颂德，真正的文人不在意这些，他朴素、自由，像风一样轻松、暴烈；像泥土一样，愿意就长点花呀草呀什么的，不愿意就沉默。

沉默时语言就成了长舌妇。“闭嘴！”血液在脉管里流动，身体随呼吸起伏。感觉麻木的时候，与死无异，